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适留学日记（上、下卷） / 胡适著.

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477-0620-6

I. ①胡… II. ①胡… III. ①胡适（1891~1962）—日记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0761号

胡适留学日记（上、下卷）

出版发行：同心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100005

电 话：发行部：（010）65251756-8018

总编室：（010）65252135-8043

印 刷：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42.5

字 数：680千字

定 价：65.00元（上、下卷）

同心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胡适留学日记台北版自记

这几十万字的日记，最初用《藏晖室札记》的标题，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后来改称《胡适留学日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现在仍用《胡适留学日记》的标题，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借这个机会，改正这里面几个错误：

一、页七九七，《读〈集说论真〉》条。《集说论真》的作者是天主教司铎黄伯禄斐默氏，我当年错认他是一个外国人，故说，“又以其出于外人之手也，故记以褒之。”黄伯禄是江苏海门人，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天主教神父，他的著作很多。方豪先生去年曾指出我这个错误，我很感谢他的指示。

二、页七九九一八〇〇《印书原始》一条。依现在的知识看来，此条错误不少，例如，其中引《事物原会》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命雕板。”末四字当作“悉令雕撰。”又如其中说“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范昇者，为活字板”，范昇当作毕昇。毕昇的活字，详见沈括的《梦溪笔谈》。

三、页八〇四，第十行：“至于唐人之繁而无当（邢昺以百八十四字注《学而第一》四字，孔颖达以千六百四十字注“俟我于著乎而”三语）”。……

邢昺是宋太宗真宗时人，他的《论语正义》是咸平二年（西历九九九年）奉诏撰定的。所以“唐人之繁而无当”应该改作“唐宋人诸经疏之繁而无当”。

这几条错误都在七页之内。其他错误想必还不少，倘蒙读者随时指示，我很感谢。

民国四十六年除夕，在纽约记

重印自序

这十七卷《留学日记》，原来题作《藏晖室札记》，民国二十八年上海亚东图书馆曾排印发行，有民国二十五年我写的自序，说明这七年的日记保存和付印的经过。这书出版的时候，中国沿海沿江的大都会都已沦陷了，在沦陷的地域里我的书都成了绝对禁卖的书。珍珠港事件之后，内地的交通完全断绝了，这部日记更无法流通了。

去年我回国之后，有些朋友劝我重印这部书。后来我同亚东图书馆商量，请他们把全书的纸版和发行权让给商务印书馆。这件事现在办好了，这十七卷日记就由商务印书馆重印发行了。

我向来反对中国文人用某某堂，某某室，某某斋做书名的旧习惯，所以我自己的文集就叫做《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这个法子可以节省别人的脑力，也可以免除后人考订“室名”“斋名”的麻烦。“藏晖室”本是我在四十年前戒约自己的一个室名。在日记第十一卷的开始，我曾说：“此册以后，吾札记皆名《胡适札记》，不复仍旧名矣。”民国初年，我的朋友许怡荪摘抄我的日记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曾用《藏晖室札记》的标题。后来我允许亚东图书馆印行全部日记的时候，因为纪念一个死友的情感关系，我就沿用了《藏晖室札记》的名目。现在回想起来，我颇懊悔这件太牵就旧习惯的举动，所以我现在决定改用《胡适留学日记》的标题。

亚东图书馆的几位朋友校对这几十万字，用力很勤苦，错误很少。今年我曾自己校对一遍，又改正了一些小错误。

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十一月八日

胡适 记于北平东厂胡同一号

自序

这十七卷札记是我在美国留学时期（一九一〇—一九一七）的日记和杂记。我在美国住了七年，其间大约有两年没有日记，或日记遗失了。这里印出的札记只是五年的记录：

一九一〇年八月以后，有日记，遗失了。

一九一一年一月至十月，有简单日记。（卷一）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二年八月，这中间只有短时期的日记（名为北田Northfield日记），遗失了。

一九一二年九月至十二月底，有日记。（卷二）

一九一三年一月至九月，只有四月间记了一条札记（卷三的首二页），其余全缺。

一九一三年十月至一九一七年七月回到上海，有礼记十五卷。（卷三至卷十七）

这些札记本来只是预备给兄弟朋友们看的。其实最初只是为自己记忆的帮助的，后来因为我的好朋友许怡荪要看，我记完了一册就寄给他看，请他代我收存。到了最后的三年（一九一四—一九一七），我自己的文学主张，思想演变，都写成札记，用作一种“自言自语的思想草稿”（thinking aloud）。我自己发现这种思想草稿很有益处，就不肯寄给怡荪，留作我自己省察的参考，因此我对于这种札记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所以无论怎么忙，我每天总要腾出一点工夫来写札记，有时候一天可以写几千字。

我从自己的经验里得到一个道理，曾用英文写出来：

Expre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of appropriating impressions.

译成中国话就是：

要使你所得印象变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记录或表现成文章。

试举一个例子。我们中国学生对于“儒教”大概都有一点认识。但这种认识往往是很空泛的，很模糊的。假使有一个美国团体请你去讲演“儒教是什么”，你得先想想这个讲演的大纲；你拿起笔来起草，你才感觉你的知识太模糊了，必须查书，必须引用材料，必须追溯儒教演变的历史。你自己必须把这题目研究清楚，然后能用自己的话把它发挥出来，成为一篇有条理的讲演。你经过这一番“表现”或“发挥”（expression）之后，那些空泛的印象变着实了，模糊的认识变清楚明白了，那些知识才可算是“你的”了。那时候你才可以算是自己懂得“儒教是什么”了。

这种工作是求知识学问的一种帮助，也是思想的一种帮助。它的方式有多种，读书作提要、札记、写信、谈话、演说、作文，都有这种作用。札记是为自己的了解的；谈话，讨论，写信，是求一个朋友的了解的；演说，发表文章，是求一群人的了解的。这都是“发挥”，都有帮助自己了解的功用。

因为我相信札记有这种功用，所以我常用札记做自己思想的草稿。有时我和朋友谈论一个问题，或通信，或面谈，我往往把谈论的大概写在札记里，或把通信的大要摘抄在札记里。有时候，我自己想一个问题，我也把思想的材料、步骤、结论，都写出来，记在札记里。例如，我自己研究《诗三百篇》里“言”字的文法，读到《小雅·彤弓篇》的“受言藏之”“受言囊之”，

始大悟“言”字用在两个动词之间，有“而”字的功用。又如，我研究古代鲁语的代名词“尔”“汝”“吾”“我”等字，随笔记出研究的结果，后来就用札记的材料，写成我的《尔汝篇》和《吾我篇》。又如我的世界主义、非战主义、不抵抗主义，文学革命的见解，宗教信仰的演变，都随时记在札记里，这些札记就是我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思想的草稿。

我写这一大段话，是要我的读者明白我为什么在百忙的学生生活里那样起劲写札记。

我开始写札记的时候，曾说“自传则吾岂敢”（卷三首页）。但我现在回看这些札记，才明白这几十万字是绝好的自传。这十七卷写的是一个中国青年学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他自己记他打牌，记他吸纸烟，记他时时痛责自己吸纸烟，时时戒烟而终不能戒；记他有一次忽然感情受冲动，几乎变成了一个基督教信徒；记他在一个时期里常常发愤要替中国的家庭社会制度作有力的辩护；记他在一个男女同学的大学住了四年，而不曾去女生宿舍访过女友；记他爱管闲事，爱参加课外活动，爱观察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到处演说，到处同人辩论；记他的友朋之乐，记他主张文学革命的详细经过，记他的信仰思想的途径和演变的痕迹。（在这里我要指出，札记里从不提到我受杜威先生的实验主义的哲学的绝大影响。这个大遗漏是有理由的。我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详细的英文提要，都不曾收在札记里。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但一九一五年夏季以后，文学革命的讨论成了我们几个朋友之间一个最热闹的题目，札记都被这个具体问题占去了，所以就没有余力记载那个我自己受用而不发生争论的实验主义了。其实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我的文学革命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尝试集》的题名就是一个证据。札记的体例最适宜于记载具体事件，但不是记载整个哲学体系的地方，所以札记里不记载我那时用全力做的《先秦名学史》论文，也不记载杜威先生的思想。）这就是我的留学时代的自传了。

这十七卷的材料，除了极少数（约有十条）的删削之外，完全保存了原来的真面目。我后来完全不信任任何神教了，但我不讳我曾有一次“自愿为耶稣信徒”。我后来很攻击中国旧家庭社会的制度了，但我不删削我当年曾发愤要著一部《中国社会风俗真诠》，“取外人所著论中国风俗制度之书一一评论其得失”（页一〇三）。¹我近年已抛弃我的不抵抗主义的和平论了，但我完全保存了札记里我的极端不抵抗主义的许多理论。这里面有许多少年人的自喜、夸大、野心、梦想，我也完全不曾删去。这样赤裸裸的记载，至少可以写出一个不受成见拘缚而肯随时长进的青年人的内心生活的历史。

因为这一点真实性，我觉得这十几卷札记也许还值得别人的一读。所以此书印行的请求，我拒绝了二十年，现在终于应允了。

整理这一大批札记的工作，我的朋友章希吕用力最多最勤（札记的分条题目，差不多全是希吕拟的），我要特别致谢。亚东图书馆的几位朋友的抄写、整理、校印，也是我很感谢的。

最后，我用十分谢意把这部札记献给我的死友许怡荪。他在二十年前曾摘抄《藏晖室札记》在《新青年》上陆续登载。这部札记本来是为他记的，它的印行也是他最盼望的。

一九三六，七，二十

在太平洋上总统柯立芝船里

¹参见本书卷二第49页。——编者

目录

下 卷

卷 九

民国四年（1915）二月十八日至六月七日
（在康乃耳大学）

- 一、自课
- 二、国立大学之重要
- 三、写生文字之进化
- 四、救国在“执事者各司其事”
- 五、婉而谏之乐观语
- 六、范鸿仙
- 七、蒋翊武
- 八、海外学子之救国运动
- 九、为祖国辩护之两封信
- 一〇、投书的影响
- 一一、致张亦农书
- 一二、塔夫脱演说
- 一三、吾国各省之岁出
- 一四、致The Post-Standard (syracuse) 书
- 一五、往见塔夫脱
- 一六、韩人金铉九之苦学
- 一七、可敬爱之工读学生
- 一八、纽约公共藏书楼
- 一九、理想中之藏书楼
- 二〇、梦想与理想
- 二一、贝尔博士逸事
- 二二、《睡美人歌》
- 二三、《告马斯》诗重改稿
- 二四、致留学界公函
- 二五、吾国之岁出岁入
- 二六、星期日之演说词
- 二七、误删了几个“？”
- 二八、一九一四年纽约一省之选举用费
- 二九、日本要求二十一条全文
- 三〇、《墓门行》
- 三一、莎士比亚剧本中妇女之地位
- 三二、陆军用榻
- 三三、《致留学界公函》发表后之反响

- 三四、赴尼格拉县农会演说
- 三五、雾中望落日
- 三六、火车中小儿
- 三七、黄兴等通电
- 三八、《老树行》
- 三九、立异
- 四〇、得冬秀书
- 四一、书 怀
- 四二、留日学界之日本观
- 四三、抵制日货
- 四四、致Ithaca Daily News书
- 四五、远东战云
- 四六、五月六日晨之感想
- 四七、东西人士迎拒新思想之不同
- 四八、韦女士
- 四九、读Aucassin and Nicolette
- 五〇、读In the Shadow of the Glen
- 五一、观Forbes—Robertson演剧
- 五二、又作冯妇
- 五三、日人果真悔悟乎
- 五四、《月报》编辑选举
- 五五、威尔逊演说词
- 五六、哀白特生夫人
- 五七、嵩城演说
- 五八、第九号家书
- 五九、都德短篇小说
- 六〇、读《日本开国五十年史》
- 六一、狄女士论俄、美大学生
- 六二、美人不及俄人爱自由
- 六三、报纸文字贵简要达意
- 六四、读梁任公《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
- 六五、吾之择业
- 六六、致C. W. 书
- 六七、《墓门行》之作者
- 六八、东方交易
- 六九、两个最可敬的同学
- 七〇、英国哲学家鲍生葵之言
- 七一、日本议会中在野党攻击政府
- 七二、美国男女交际不自由
- 七三、秦少游词
- 七四、词乃诗之进化
- 七五、陈同甫词
- 七六、刘过词不拘音韵
- 七七、山谷词带土音

卷十

民国四年（1915）六月十二日至八月九日
（在康乃耳大学）

- 一、满庭芳
- 二、读《猎人》
- 三、日与德开战之近因
- 四、杨、任诗句
- 五、记国际政策讨论会
- 六、记农家夏季“辟克匿克”
- 七、盛名非偶然可得
- 八、思迁居
- 九、再记木尔门教派
- 一〇、读托尔斯泰《安娜传》
- 一一、题欧战讽刺画
- 一二、游凯约嘉湖摄影
- 一三、夜过纽约港
- 一四、克鸾达儿轶事
- 一五、欧美学生与中国学生
- 一六、节录《王临川集》三则
- 一七、读《墨子》及《公孙龙子》
- 一八、今别离
- 一九、妇女参政运动
- 二〇、读《小人》及《辟邪符》
- 二一、《论句读及文字符号》节目
- 二二、驯鼠
- 二三、《水调歌头》今别离
- 二四、读词偶得
- 二五、读白居易《与元九书》
- 二六、读香山诗琐记
- 二七、札记不记哲学之故
- 二八、老子是否主权诈

卷十一

民国四年（1915）八月九日至十一月三日
（九月二十日以后在哥伦比亚大学）

- 一、吾之别号
- 二、王安石上邵学士书
- 三、不是肺病
- 四、“时”与“间”有别
- 五、论“文学”
- 六、论袁世凯将称帝

- 七、临江仙
- 八、“破”号
- 九、“证”与“据”之别
- 一〇、与佐治君夜谈
- 一一、将往哥伦比亚大学，叔永以诗赠别
- 一二、美国公共藏书楼之费用
- 一三、凯约嘉湖上几个别墅
- 一四、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
- 一五、瘦琴女士
- 一六、《百字令》吾母挽白特生夫人
- 一七、成诗不易
- 一八、《水调歌头》杏佛赠别
- 一九、将去绮色佳留别叔永
- 二〇、辟古德诺谬论
- 二一、读《丽沙传》
- 二二、英人莫利逊论中国字
- 二三、《沁园春》别杏佛
- 二四、对语体诗词
- 二五、两个佣工学生
- 二六、韦儿斯行文有误
- 二七、《新英字典》
- 二八、拉丁文谚语
- 二九、读《狱中七日记》
- 三〇、读The New Machiavelli
- 三一、“八角五分”桑福
- 三二、送梅甄庄往哈佛大学诗
- 三三、论文字符号杂记三则
- 三四、叔永戏赠诗
- 三五、别矣绮色佳
- 三六、依韵和叔永戏赠诗
- 三七、有些汉字出于梵文
- 三八、《古今图书集成》
- 三九、调和之害
- 四〇、相思
- 四一、文字符号杂记二则
- 四二、读《集说诠真》
- 四三、《圣域述闻》中之《孟子年谱》
- 四四、印书原始
- 四五、叶书山论《中庸》
- 四六、姚际恒论《孝经》
- 四七、读The Spirit of Japanese Poetry
- 四八、论宋儒注经
- 四九、为朱熹辨诬
- 五〇、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

五一、女子参政大游街

卷十二

民国四年（1915）十一月廿五日至五年（1916）四月十七日
（在哥伦比亚大学）

- 一、许肇南来书
- 二、杨杏佛《遣兴》诗
- 三、《晚邮报》论“将来之世界”
- 四、西人对句读之重视
- 五、郑莱论领袖
- 六、国事坏在姑息苟安
- 七、录旧作诗两首
- 八、梅、任、杨、胡合影
- 九、《秋声》有序
 - 一〇、Adler（阿德勒）先生语录
 - 一一、论“造新因”
 - 一二、读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
 - 一三、再论造因，寄许怡荪书
 - 一四、七绝之平仄
 - 一五、赵元任
 - 一六、论教女儿之道
 - 一七、美国银币上之刻文
 - 一八、和叔永题梅、任、杨、胡合影诗
 - 一九、读音统一会公制字母
 - 二〇、论革命
 - 二一、《水调歌头》寿曹怀之母
 - 二二、与梅觐庄论文学改良
 - 二三、“文之文字”与“诗之文字”
 - 二四、论译书寄陈独秀
 - 二五、叔永答余论改良文学书
 - 二六、杏佛题胡、梅、任、杨合影
 - 二七、《诗经》言字解
 - 二八、美国初期的政府的基础
 - 二九、家书中三个噩耗
 - 三〇、伊丽鸮论教育宜注重官能之训练
 - 三一、泽田吾一来谈
 - 三二、往访泽田吾一
 - 三三、吾国古籍中之乌托邦
 - 三四、柳子厚
 - 三五、刘田海
 - 三六、叔永诗
 - 三七、忆绮色佳
 - 三八、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

- 三九、李清照与蒋捷之《声声慢》词
- 四〇、胡绍庭病逝
- 四一、写定《读管子》上、下两篇
- 四二、评梁任公《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
- 四三、《沁园春》誓诗
- 四四、怡荪、近仁抄赠的两部书
- 四五、灯 谜
- 四六、《沁园春》誓诗
- 四七、《沁园春》誓诗
- 四八、吾国文学三大病

卷十三

民国五年（1916）四月十八日至七月廿一日

- 一、试译林肯演说中的半句
- 二、《沁园春》誓诗
- 三、作文不讲文法之害
- 四、论文字符号杂记四则
- 五、《沁园春》誓诗
- 六、读萧山来裕恂之《汉文典》
- 七、古代文明易于毁灭之原因
- 八、谈活文学
- 九、“反”与“切”之别
- 一〇、记“的”字之来源：“之者”二字之古音
- 一一、元任论音与反切
- 一二、美国诗人Lowell之名句
- 一三、死矣袁世凯
- 一四、论戊戌维新之失败于中国不为无利
- 一五、“尔汝”二字之文法
- 一六、马君武先生
- 一七、喜朱经农来美
- 一八、杜威先生
- 一九、麦荆尼逸事四则
- 二〇、“威尔逊之笑”
- 二一、恍如游子归故乡
- 二二、陶知行与张仲述
- 二三、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
- 二四、记袁随园论文学
- 二五、得国际睦谊会征文奖金
- 二六、记第二次国际关系讨论会
- 二七、覲庄对余新文学主张之非难
- 二八、克鸾女士
- 二九、罗素被逐出康桥大学
- 三〇、移居

- 三一、国事有希望
- 三二、政治要有计划
- 三三、太炎论“之”字

卷十四

民国五年（1916）七月二十二日至十一月四日

- 一、答梅觐庄——白话诗
- 二、答觐庄白话诗之起因
- 三、杂诗二首
- 四、一首白话诗引起的风波
- 五、杜甫白话诗
- 六、不要以耳当目
- 七、死语与活语举例
- 八、再答叔永
- 九、打油诗寄元任
- 一〇、答朱经农来书
- 一一、萧伯纳之愤世语
- 一二、根内特君之家庭
- 一三、宋人白话诗
- 一四、文学革命八条件
- 一五、寄陈独秀书
- 一六、作诗送叔永
- 一七、打油诗戏柬经农、杏拂
- 一八、窗上有所见口占
- 一九、觐庄之文学革命四大纲
- 二〇、答江亢虎
- 二一、赠朱经农
- 二二、读《论语》二则
- 二三、又一则
- 二四、论“我吾”两字之用法
- 二五、读《论语》一则
- 二六、《尝试歌》有序
- 二七、读《易》（一）
- 二八、早起
- 二九、读《易》（二）
- 三〇、王阳明之白话诗
- 三一、他
- 三二、英国反对强迫兵役之人
- 三三、读《易》（三）
- 三四、中秋夜月
- 三五、《虞美人》戏朱经农
- 三六、研（读《易》四）
- 三七、几（读《易》五）

- 三八、答经农
- 三九、哑戏
- 四〇、改旧诗
- 四一、到纽约后一年中来往信札总计
- 四二、白话律诗
- 四三、打油诗一束
- 四四、戒 骄
- 四五、读《论语》
- 四六、打油诗又一束
- 四七、写景一首
- 四八、打油诗

卷十五

民国五年十一月六日至六年（1917）三月廿日

- 一、欧阳修《易童子问》
- 二、希望威尔逊连任
- 三、吾对于政治社会事业之兴趣
- 四、戏叔永
- 五、黄克强将军哀辞
- 六、编辑人与作家
- 七、舒母夫妇
- 八、发表与吸收
- 九、作《孔子名学》完自记二十字
- 一〇、陈衡哲女士诗
- 一一、纽约杂诗（续）
- 一二、美国之清净教风
- 一三、月诗
- 一四、打油诗答叔永
- 一五、“打油诗”解
- 一六、古文家治经不足取
- 一七、论训诂之学
- 一八、论校勘之学
- 一九、近作文字
- 二〇、印象派诗人的六条原理
- 二一、诗词一束
- 二二、黄梨洲《南雷诗历》
- 二三、论诗杂诗
- 二四、威尔逊在参议院之演说词
- 二五、罗斯福论“维持和平同盟”
- 二六、维持和平同盟会之创立
- 二七、补记“尔汝”
- 二八、一九一六年来往信札总计
- 二九、中国十年后要有什么思想

- 三〇、在斐城演说
- 三一、湖南相传之打油诗
- 三二、记朋友会教派
- 三三、小诗
- 三四、寄经农、文伯
- 三五、迎叔永
- 三六、壬壬秋论作诗之法
- 三七、袁政府“洪宪元年”度预算追记
- 三八、无理的干涉
- 三九、落日
- 四〇、叔永柬胡适
- 四一、“赫贞旦”答叔永
- 四二、寄郑莱书
- 四三、又记“吾我”二字
- 四四、记灯谜
- 四五、兰镜女士
- 四六、哥伦比亚大学本年度之预算
- 四七、威尔逊连任总统演说词要旨
- 四八、论“去无道而就有道”
- 四九、艳歌三章
- 五〇、吾辈留学生的先锋旗
- 五一、俄国突起革命
- 五二、读报有感
- 五三、赵元任辨音

卷十六

民国六年（1917）三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一日

- 一、《沁园春》俄京革命
- 二、读厄克登致媚利书信
- 三、
- 四、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年会合影
- 五、林琴南《论古文之不宜废》
- 六、汉学家自论其为学方法
- 七、几部论汉学方法的书
- 八、杜威先生小传
- 九、九流出于王官之谬
- 一〇、访陈衡哲女士
- 一一、覲庄固执如前
- 一二、作《论九流出于王官说之谬》
- 一三、记荀卿之时代
- 一四、《沁园春》新俄万岁
- 一五、清庙之守
- 一六、我之博士论文

- 一七、新派美术
- 一八、读致韦女士旧函
- 一九、宁受囚拘不愿从军
- 二〇、关于欧战记事两则
- 二一、瞎子用书
- 二二、绝句
- 二三、纽约《世界报》
- 二四、在白原演说
- 二五、祁暄“事类串珠”
- 二六、博士考试
- 二七、改前作绝句
- 二八、辞别杜威先生
- 二九、《朋友篇》寄怡荪、经农
- 三〇、《文学篇》别叔永、杏佛、颢庄

卷十七

民国六年（1917）六月九日至七月十日

归国记

卷 九

Dost thou love life? Then do not squander time, for that is the stuff life is made of.

— Benjamin Franklin

你爱生命吗？你若爱生命，就莫要浪费时间，因为时间是生命所由积成的原料。

——弗兰克林

民国四年（1915）二月十八日至六月七日

（在康乃耳大学）

一、自 课

（二月十八日）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此何等气象，何等魄力！

任重道远，不可不早为之计：第一，须有健全之身体；第二，须有不挠不屈之精神；第三，须有博大高深之学问。日月逝矣，三者一无所成，何以对日月？何以对吾身？吾近来省察工夫全在消极一方面，未有积极工夫。今为积极之进行次序曰：

第一，卫生：

每日七时起。

每夜十一时必就寝。

晨起做体操半时。

第二，进德：

表里一致——不自欺。

言行一致——不欺人。

对己与接物一致——恕。

今昔一致——恒。

第三，勤学：

每日至少读六时之书。

读书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辅焉。

主客既明，轻重自别。毋反客为主，须擒贼擒王。
读书随手作记。

二、国立大学之重要

(二月二十日)

与英文教师亚丹先生(Prof. J. Q Adams, Jr.)谈，先生问：中国有大学乎？余无以对也。又问：“京师大学何如？”余以所闻对。先生曰：“如中国欲保全固有之文明而创造新文明，非有国家的大学不可。一国之大学，乃一国文学思想之中心，无之则所谓新文学新知识皆无所附丽。国之先务，莫大于是。……”余告以近来所主张国立大学之方针(见《非留学篇》)。先生亟许之，以为报国之义务莫急于此矣。先生又言，如中国真能有一完美之大学，则彼将以所藏英国古今剧本数千册相赠。先生以十五年之力收藏此集(集者，英文Collection)，每年所费不下五百金。余许以尽力提倡，并预为吾梦想中之大学谢其高谊。先生又言：“办大学最先在筹款，得款后乃可择师。能罗致世界最大学者，则大学可以数年之间闻于国中，传诸海外矣。康乃耳之兴也，白博士(Andrew Dickson White)亲至英伦聘Goldwin Smith(戈德温·史密斯)，当日第一史家也；又聘James Lowell(詹姆斯·洛威尔)，当日文学泰斗也，得此数人，而学者来归矣。芝加哥大学之兴也，煤油大王洛氏捐巨金为助，于是增教师之脩金，正教师岁得七千五百金。七千五百金在当日为莫大脩脯，故能得国内外专门学者为教师。芝加哥之兴勃焉，职是故也。”先生此言与郑莱君所谈甚相合。

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百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

* * *

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二月廿一日）

三、写生文字之进化

(二月廿十一日)

赴巨册大版会，会员某君于下列四书中选读若干则：

- (一) Theophrastus (B.C. ? —287?) : Characters.
 - (二) Sir Thomas Overbury (1581—1613) : Characters.
 - (三) John Earle (1601—1665) : Microcosmography.
 - (四) Samuel Butler (1612—1680) : Characters.
- (中译) (一) 泰奥弗拉斯托斯(B.C. ? —287?) : 《写生论》。
(二) S·托马斯·奥弗布雷(1581—1613) : 《写生论》。
(三) 约翰·厄尔利(1601—1665) : 《缩写论》。
(四) 塞缪尔·巴特勒(1612—1680) : 《写生论》。

皆写生之作(写生者，英文Characterization)。此诸书皆相似，同属抽象派。抽象派者，举一恶德或一善行为题而描写之，如Theophrastus(泰奥弗拉斯托斯)之《谄人》，其所写可施诸天下之谄人而皆合，以其题乃谄人之类，而非此类中之某某谄人也。后之写生者则不然，其所写者乃是个人，非复统类。如莎士比亚之Hamlet(汉姆勒特)，如易卜生之Nora(娜拉)，如Thackeray